

学校组织“扮鬼”，到底是个什么鬼



那些借万圣节搞变装活动,借着活动搞营销的商家,毕竟与学校不同,商业活动与教学活动的概念。学校就是学校,教书育人是基本的功能,学校的管理者要有独立理性的价值判断能力,而不是带着孩子“随波逐流”。

有个网络流行语叫“什么鬼”,用以表达对未知事物的好奇,估计再过几天,这种表述就要热起来了,因为西方的传统节日万圣节就要到了。如今每年这一时段,与万圣节相伴而来的变装活动,也在中国社会多了起来,一开始多见于商家的营销活动,近几年也开始有学校带着孩子们加入进来。据了解,鉴于下周一恰逢节日期间最热闹的“万圣节前夕”,有些学校已经策划了活动,给孩子们布置了任务。

博文广识、学贯中西,这是很多人的求学目标,学校以多种形式丰富孩子们的知识,是分内工作,也是值得鼓励的。然而,对于外国民俗的了解,未必一定要以深度参与的形式开展,非要凑这股热闹,罔顾不同的社会文化土

壤,在中国组织学生过外国的民俗节日,反倒让人感觉不接地气。学校就是学校,教书育人是基本的功能,学校的管理者要有独立理性的价值判断能力,而不是带着孩子“随波逐流”。

那些借万圣节搞变装活动,借着活动搞营销的商家,毕竟与学校不同,商业活动与教学活动的概念。商家以万圣节为主题造势营销,只要在合法的范围之内,是无可厚非的。经营者的本能就是最大限度地谋取利润,在市场经济条件下,这一点表现得尤为突出。如今无论是中国传统节日还是西方的节日,几乎被商家利用起来,甚至还通过各种营销手段,人为地创造出节日来。既然要营销,那就要做出声势,影响的人越多越好,西

方传统节日万圣节之所以走进中国社会,与商业力量的拓展密不可分。

在商业资本越发现出强大力量的当下,人们的生活难免会受到某种程度的影响,但问题是,承担教育职能的学校,是否有必要跟风。不同的节日,根植于不同的文化传统,没有相应土壤的滋润,所谓的万圣节变装活动,充其量就是一场上演,徒有鬼怪装束的外表罢了。如果肩负育人职能的学校,都做不到独善其身,很容易导致功能的异化。

相信学校的初衷是好的,找个由头让孩子们放松一下,但不由分说地过“洋节”,只能证明学校在寓教于乐方面能力的匮乏。如果能把日常的教学也做出乐趣,让孩子们学得

开心一点,何必凑“洋节”的热闹。更何况,学校作为带领孩子从家庭走向社会、为社会培养人才的公共服务机构,如果开展与节日有关的活动,更应该选择那些根植于民族文化的传统节日。现在人们总感叹传统文化的式微,与教育在这方面的滞后是分不开的,除了教条地读经诵典,少见有学校带着孩子有乐趣地过传统节日,就更不用说将传统文化的传承融入其中了。

教育的归教育,商业的归商业,两者是有区别的,教育者就该有独立思考的能力,教育机构尤其是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,也应该清楚哪些是真正的职责所在。商家在万圣节“扮鬼”,称得上是营销的“鬼点子”,学校组织学生过万圣节,又是“什么鬼”?

取消百分制,减负的表面文章

大家谈

熊丙奇

10月23日,河南省教育厅公布《河南省教育综合改革方案》(下文简称《方案》),《方案》指出,要改进教育质量和人才评价机制,坚决纠正以分数为主要指标的考核倾向,逐步取消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成绩评定百分制,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课业负担。

此前,在今年新学年开学前,上海宣布9月起将全面推行小学“等第制”评价,淡化具体分数。上海所有小学生将收到各学科分项A、B、C、D或“优秀”、“良好”、“合格”、“需努力”的等第制评价和评语。河南取消百分制,应与上海小学的等第制评价一样,而且,还延伸到初中。《方案》中写的是逐步取消,因此具体怎么推进,还需要观察。

取消百分制,实行等第制评价,无疑是想把学生从“每分必争”中解放出来,不要从小就做分数的“奴隶”,学生的成绩在某一范围都可得A,而不是第一

名、最高分只有一个,但问题在于,这一评价体系与当前的中高考升学评价、选拔制度还不接轨。要把学生真正从分数中解放出来,必须从根本上改革“唯分数论”的升学评价制度。

事实上,在小学推行“等第制”评价,我国已有多地进行改革尝试,但改革尝试的效果并不理想。有的是推行一两年后,由于学校、家长反对而推行不下去,据报道,对于“等第制”评价,上海家长就颇焦虑;有的则名存实亡,学校有学生两个成绩本,一个“等第评价”对上级部门,一个“分数评价”给学生家长,不但有分数,还有排名;还有的则以社会评价“倒逼”教育部门和学校,在学校进行等第评价后,家长了解学生具体成绩水平的心情依旧强烈,一些社会培训机构迎合家长的需要,推出统一测试并排名,于是校内等第制评价的作用被消解,就如减负成校内减负、校外增负,结果学生整体负担更重一样。

单从等第制评价看,这当然是改革,可把等第制置于整个基础教育的大环境中,就会发现,这是受制于升学评价制

度的局部改革。当升学评价制度强调每分必争、分分计较时(高考实行平行志愿投档录取,甚至在总分相同时还要比较单科分数高低,以排出考生的名次),要求学校教育淡化分数,可能吗?我国已经启动中高考改革,但是改革还主要聚焦在科目调整,高考实行3+3科目组合,中考变为4+X,但最终还是按总分高低进行录取。

真正的改革,必须是突破关键点的改革,学生评价的关键改革,必须是招考分离,落实学校自主招生权,建立多元评价体系。只要把所有高校集中在一起,按同一个标准对学生排队,高校再根据学生在队列中的位次结合志愿进行录取,就不可能减轻学生的学习压力。就是实行等第制,也会是变异的等第制,诸如把A、B、C、D细分为A+、A、A-等,再对A+、A赋分,再计算总分,说白了,这就是换汤不换药的折腾。浙江新高考给选考科目计等级,就分为21等,在高考录取时,折合为分数,每一等相差3分。

升学评价制度不变,却在这一制度框架下,要求学校进

行教学改革、评价改革,这样的“改革”,已经被反复证明不可能有多大效果,可地方教育部门对这类改革总是乐此不疲,原因在于推进升学评价制度改革,是调整权力和利益结构,要求政府部门放权给学校自主招生、自主办学,也扩大学生选择权。而升学评价制度不变,发文要求学校改变评定学生成绩的方式,是行政部门的“举手之劳”,行政部门可以轻松地发出文件,而且,还进一步增强行政权威,借助对新规执行情况的检查,行政力量更加强大。

哪有靠行政命令,就能轻松推进的改革?但遗憾的是,我国推进素质教育,减轻学生学业负担,都是通过发布行政命令的方式,要么禁止学校补课,要么禁止学校排名,要么禁止小学低年级考试,要么禁止给小学生布置家庭作业,而不见下放行政权力的动真格改革行动。于是,所有轰轰烈烈的“改革”,都变为一地鸡毛,在减负令下,学生的负担更加沉重,在淡化分数的素质教育中,每分必争越演越烈。这必须引起重视与反思。(作者为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)

媒体视点

网约车限排量 不环保的风向标

目前,多地发布网约车新规征求意见稿,对燃油车车辆的排气量下限提出了明确要求。排量较小的车不能再作为网约车。虽然车辆的油耗和驾驶习惯、路况等有关,并非排量决定,但一般而言,排量越大,油耗相应越高,排放的污染物也会更多。这样的门槛,的确能将很大一部分车挡在网约车大门外,缓解道路承载压力,但与此同时,它却立起了一个标杆:低于这个排量的车,没档次,不安全,不舒适。错误的“风向标”,会对生态环境造成长远的不利影响。

毋庸讳言,不少国人是看重面子的,在有些人眼里,车子不仅是代步工具,更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,因此买车时往往会优先考虑排量较大的车。近年来,政府部门一直在倡导绿色低碳理念,鼓励和支持小排量汽车发展。2015年9月,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,从2015年10月1日到2016年12月31日,对购买1.6L及以下排量乘用车实施减半征收车辆购置税的优惠政策。一些城市网约车新规征求意见稿以排量为门槛,和国家支持小排量汽车发展的政策措施存在冲突。

最近,由中关村污染防控联盟发起的首届“蓝天贡献奖”在京颁奖,获得特等奖的车,氮氧化物等三种有机污染物的百公里排放量只有3.08克,获得三等奖的一辆车,百公里排放量是前者的55倍。低排放车之间都有这么大的差别,小排量和高排量车的污染物排放量,差别更大。城市道路上时常堵车和低速行驶,排量较小的车在减少油耗和降低污染方面优势明显。较大排量的网约车增多,肯定会加重城市上空的雾霾。

我国已连续7年成为世界机动车产销第一大国,机动车排放已成为雾霾、光化学烟雾污染的重要原因。面对严峻的大气污染防治形势,各级政府、有关部门在制定政策措施时,把绿色、低碳放在重中之重的位置,综合考量、周到设计,很有必要。(摘自《人民日报》,作者刘毅)

公民论坛

关育兵

空气采样器本是实时监测空气质量的,作为国家直管的长安区监测站,未经允许任何人不得入内。然而,西安市环保局长安分局主要官员出于自身政绩考量,偷配钥匙并记住密码,用棉纱堵塞采样器,致使数据异常,引起中国环境监测总站注意。警方立案调查后,目前涉案人员已羁押在看守所。(10月25日《华商报》)

设立空气质量监测站,目的是对空气中的常规污染因子和气象参数进行24小时连续在线的监测,将分析出的数据

提供给环保局作为空气质量好坏参考,并辅助环保决策。其待监测因子包括:污染极细颗粒物(PM2.5、PM10)、臭氧、二氧化硫、一氧化碳、硫化氢、氮氧化物、挥发性有机污染物、总悬浮颗粒物、铅、苯、气象参数、能见度等,这些数据,是对空气质量控制和空气质量进行合理评估的基础平台,也是居民了解城市空气质量状况的最主要数据。

空气质量监测站,主要通过空气采样器进行工作。空气采样器暴露在空气中,探头通过吸入自然的空气进行监测。用棉纱堵塞采样器,就好比给采样器戴上了“口罩”,过滤了空气,这样就不能很好地监测实时空气质量。说得直接点,棉

纱就是在过滤污染空气,提供虚假的监测数据。

在现实中,公众对于一些地方的空气监测数据,是有些许疑虑的。设立国家直管的监测站,其目的就在于消除行政干扰,以更真实地获得监测数据。不仅如此,为防范数据人为造假,国家还设了多层关卡,包括数据的“一点多发”、远程监控及飞行检查、交叉检查等。长安区监测站涉嫌数据造假,就是在“飞检”中查出来的。

用棉纱堵塞采样器等造假行为,会让污染的空气变得好看一些,也可以让官员逃避处罚。但假的就是假的,虚假的空气监测数据,与公众的感受不符,损害了国家空气监测的权威性。相关责任人员就此被送进看守所,

实是罪有应得。

需要注意的是,有环保系统的官员表示,因为以前没有类似的违法处理,也就不知道所犯错误的严重性。作为环保官员,不知道监测数据造假的严重性,这样的说法,无论如何,也是难以让公众信服的。但由此也表明,环保监测相应的法律法规也需进一步完善。

目前还不清楚,被羁押的涉案人员究竟会受到怎样的处理。但愿此事能够成为一个好的开始,用法律的力量加强责任约束,督促相关人员把注意力放到如何改善空气质量上,而不是如何作假,以保住自己头上的官帽。

投稿信箱:qilupinglun@sina.com

采样器“戴口罩”,护的是官帽